莫家茶事

■顾泉林

初夏的阳光透过葡萄架绿叶的缝隙，细细碎碎地洒落在莫家的小院里。上午刚过8点，吃完早饭的莫老正坐在院子里，一边不停地挥动着折扇，一边抱怨着天气："这叫啥天气啊，从春上到现在不下雨，闷热闷热的。"端茶过来的莫老的老伴心里有数：老头子是气不顺，这才几月份，离端午节还差三四天呢，天能热到哪去？

老伴将紫砂壶递到莫老的手上，说："今天去茶叶市场转转吧，新茶上市的热乎劲过去了，价格也便宜了一些，去年的陈茶不多了。你儿子送来的新茶，说给你过端午节喝的，你好好地生气说不要，再不买茶叶，你这老茶客就要喝茶叶末了。"莫老望了老伴一眼，端起茶壶浅抿一口，生硬地回答道："陈茶的茶叶末可是好东西，清火明目。我跟老首长走南闯北的时候，哪有这么好的茶叶末喝。"说完就摩挲起手中的紫砂壶来。

这把紫砂壶是很多年前莫老的首长去世前不久送给莫老的，已经被莫老摩挲得通体红润油亮。一想起老首长，莫老心里就沉甸甸的。莫老跟着老首长当警卫员是在1949年的春上。首长是南方人，读书人出身，酷爱喝茶，家里原先就是开茶园种茶的，后来参加革命由南方到了北方。但北方不产茶，首长将茶叶看得特别精贵。莫老给首长当警卫员的那年头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给首长保管茶叶。莫老是山东人，对茶叶真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，开先也弄不懂这茶叶对首长的重要性。那时首长喝的茶叶都是用自己省下的津贴买的。老首长说，柴米油盐酱醋茶都是过日子的必需，得自己掏钱置办，不能沾人家的便宜，再说茶也是个清静之物。直到今天，当莫老已经时时离不开茶之后，才明白过来，这清淡的茶味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莫老还记得，当年他跟老首长南下到这沿江一带时，首长曾感慨又回到了种茶的地方。首长还以内行的口吻告诉他，这地方的山水气候涵养茶树，应该是个出名茶的地方，遗憾的是产量不高，做出来的茶大都是自家用的，粗枝大叶，没什么名气。后来首长就留在了这个城市，当年的小莫也跟着留了下来。现在莫老手中捧着的这把紫砂壶，还是莫老当年陪首长逛茶叶市场买茶叶时，在一处旧货摊子上捡漏买来的；首长懂茶，也懂茶壶，说这把茶壶从质地和款式上看应该是江南名匠制作的，属于晚清时期的作品，也算是古玩了，很有价值。

想到这里，莫老又深情地端详起手中的茶壶来，接着，转过脸对老伴说："这么闷的天，怕是要下雨了吧。这天气湿度大，买不得茶叶，等天气爽快一点再说。"

对于老头子的气不顺，莫老的老伴只知道老头子在跟儿子赌什么闲气，至于到底是哪门子闲气还一时摸不着头绪，于是，她索性坐下来，问老头子："你说儿子送来的新茶哪里不中意，还要给儿子脸色看。"听老伴直截了当地这一问，莫老就有些动气，只见他将捧着的紫砂壶放在脚旁，抄起折扇挥动了几下，说："他刚当了一个什么科长，去了一趟县里，回来就是大包小包的新茶拿都拿不下。县里开发茶叶做品牌是想多卖几个钱致富，这倒好，全当礼品给送人了。那茶我不沾光，你让他拿回去，爱送谁送谁。"

看着老头子气耿耿的执拗劲，莫老的老伴也来了气："你这是退下来了，没人送没人理心里不平衡。当年你在台上抓农村多种经济那会，人家也送过你新茶，你不也收了吗？"

"胡扯八道。"莫老的火腾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大声道："人家送我茶叶是不假，但我事后都一一将钱还上了。我明白得很，那都是用公家的茶叶送人情，不是多吃多贪是什么？"也许是过于激动，莫老说完，猛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没想到一脚就踢翻了那把紫砂壶，只听到几声叮当声响，刹那间，莫老和他老伴就惊呆了，那把紫砂壶的盖和嘴全给碰坏了。莫老的老伴眼泪跟着就涌了出来。

接着，就下起了雨，一天一夜的雨到次日天亮才渐渐地收住，让浮躁的街道顿时清爽了许多，莫老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。他现在开始心疼起那把已经破损的紫砂壶，觉得很对不起老首长。早饭后，他对正端茶过来的老伴说，收拾收拾，咱们回山东乡下老家过端午节，那里有锅瓷的手艺人，把壶给修了。对了，上午我们去买几斤四五十块钱一斤的家常喝的茶带回去。说完莫老才注意到，面前放着的是一个罐头瓶儿，透明的杯中是细细碎碎的茶叶末浸出的茶水，倒也清清亮亮；莫老端起，不由自主地言道："福份啊。"

炊烟里的温暖

■韦晓兰

流水的清音敲打着我的记忆，月光朦胧的夜晚，那份思念，沿着老黄牛凌乱的脚印，悄悄爬满山脚。梦里，我在田垄上踩着春天潮湿的格子走回故土，走向那缕缕炊烟升腾的地方。

燕子啄开了四季的卷首。父亲手中的犁已犁开了土地一冬的思念，母亲挽着裤脚在棋盘似的田野播种希望；小河边那娇俏的野花瓣上滚着晶莹的雨露，酿出一季的芬芳；屋后的新竹正在拔节，一声一声，呼唤着我的乳名；屋顶上淡蓝色的炊烟在清风中吟出一首婉约的小令，在三月的雨里渲染出一幅淡雅的泼墨山水。三月的村庄，因为炊烟袅绕，而变得富有诗情画意；三月的春天，因为炊烟升腾而充满温暖。

走近故乡，已是黄昏，当一年未回家的我在村口见到那泥墙黑瓦的老屋飘出淡蓝色的炊烟，闻到熟悉的饭菜香时，一种温馨慢慢涌上心头。炊烟是村庄的图腾，是游子永恒的记忆，透过炊烟，我望见村民们为了生活而淌下的艰辛血泪；透过炊烟，我感受了其中凝聚的温暖。

还记得本学期返校时，母亲起了个大早，为我烧水洗脸，刷锅煮粥，尽管我告诉她我是下午两点的火车，不用着急。母亲说，不要紧，反正也睡不着。跳跃的火光映红了母亲干瘦的脸，温暖的炊烟轻轻唤醒了村庄甜美的清梦。我不顾母亲的阻拦，与她一起在灶前忙碌，银丝满布身体欠佳的母亲因为担忧女儿明日的路途，竟辗转不寐，我何以心安坐享其成？出门时，母亲开始焚香点烛，祈求神灵保佑她的女儿一路平安，学习进步。青烟缭绕中，我的泪悄然滑落，心灵溢满了阳光的温柔。

巴音博罗说，炊烟是乡村的纱巾，炊烟是母亲伫立在村头呼儿唤女的回音，炊烟是一首田园诗的韵脚，炊烟是流传在土地深处的民瑶曲所省略的那部分。而我想说，炊烟是父亲晚归时赶牛吆喝的声音，是母亲井边挑水淘米的背影，是奶奶阳光下沧桑温暖的微笑，是黄昏中那一条平仄如诗、青苔蔓延的石阶小路。我喜欢炊烟升起的宁静，喜欢炊烟飘荡的空灵，喜欢炊烟弥漫的温暖。村庄纯朴的日子在袅绕的炊烟中日复一日地流过，我们在炊烟的凝视中出生、长大、离开，而父母亲则在灶前、在田野里围着炊烟的旋转慢慢老去。

日落，黄昏。七百年前，那远在天涯漂泊的游子在古道西风中，面对着小桥流水旁的人家屋顶上飘袅的炊烟时，我想，他一定如我一样，虔诚地守望家的方向，想念那一份无言的温暖。"孤灯燃客梦，寒杵捣乡愁。"孤灯无眠，捣声如愁，乡愁是一首美丽孤独而又温暖的诗。三月的风，载不动我雾霭般的乡愁，三月的雨，淋不湿我檀香过窗温暖的思念。坐在三月的雨季里，想家。那未完的诗句，掠过春天的衣衫，蜿蜒成一条长满狗尾巴草的小路。

想家的时候，我便是那袅袅的炊烟，吻过村庄清凉的额头，缠绕在母亲焚香点烛的手指间。

高原上的NBA篮球场

■蒋锐华

一座叫俄支寺的庙宇旁
一个稚弱的身影在仰望
鲜红的僧衣在飞翔
小沙弥许下了一个愿望
想在高原上建一座NBA的篮球场
"开什么玩笑，在这闭塞的高原上？"
人们都在笑，劝他放弃梦想
可他坚定地迎着笑声
从未放弃心中的梦想

一颗希望的种子在顽强生长
小沙弥一天天变了模样
他还是喜欢眺望远方
因为他看见了
远方的星星在闪耀
在回应着他心中期望

一天
轰隆隆的挖掘机开到了高原上
小沙弥掰着指头细数日子
终于
一座梦一般的篮球场
矗立在了高原上
大大的NBA三个字母闪着金光
风在欢唱，人们汇聚一堂
小沙弥圆了
一个沉淀了20年的梦想

起舞的日子。姜阳 摄

无尽的牵挂

■马建华

离开上海的头两天，我脚拇趾隐隐作痛，根据往常的经验是痛风病复发的征兆。

机票早已经买好，行程不可能再推迟了。我带上行李一瘸一拐地朝宾馆门口一步步挪动，并叫到了一辆去浦东机场的出租车。出租车把我送到航站楼门口，我便又开始吃力地往售票厅走去，20分钟后才换好了登机牌，大厅服务小姐见我行走极度艰难，轻柔的声音问我："先生，您可以到1号安检口进行安检。"在她看来，我无疑是一名行动不便的残疾人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可以走不用排队的绿色通道了。

快速通过安检后，我便走入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流中。脚背已经红肿，脚拇趾不能着地，用不上力，每走一步，我都痛得呲牙咧嘴，大汗淋漓。每走几步，我便要停下来，任由疼痛带给我难以忍受的折磨，1000米的通道，我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。其实，一个人就是在痛苦和曲折的道路上前行，完成自己的人生旅途，无论前行的道路坎坷还是一帆风顺。

当我慢慢接近登机口的时候，早已痛得直不起腰身了，我筋疲力尽地瘫坐在候机室的椅子上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候机室里的广播不间断地播报着航班信息，无助孤独之际，我拨通了母亲的手机，告诉她，我那要命的痛风病又复发了。"怎么会这样？你一个人在外，怎么办才好哦！"母亲不停地在电话那边重复这几句话，担心我在候机室里，连爬进机舱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我请她在成都帮我提前买好治疗痛风的药物，内心却愧疚难当，不该让母亲担心。

妹妹得知我痛风病复发，心急火燎地开车到双流机场等候我，飞机抵达，我吃力地爬进她的汽车，没有一丝力气和妹妹进行任何言语交流。

回到家里，我躺在沙发上，针刺般的疼痛感再次袭来，母亲赶忙为我端来了温开水，喂我吃药。爱怜地问这问那，接着若有所思地说："前两天，我还向你父亲'通白'（即向去世了的亲人寻求保佑家人平安），请他保佑你，咋痛风病还是犯了呢？"年逾古稀的母亲，对我的关爱变得更加细碎唠叨了。父亲两年前去世后，母亲便失去了依靠，她已经把父亲当作了神，家里稍有不顺，她便买回来纸钱香蜡，口里念念有词，祈求父亲保佑家人逢凶化吉。

母亲又忙着找来棉签，将治疗痛风的药水均匀地涂抹在我肿胀的脚背上，轻轻地替我按摩，关切地询问我力道够不够，疼痛有没有缓解。

见我深锁的眉头逐渐舒展，母亲便开始给我削桃子、剥新鲜核桃，放到我的手里，看着我吃下。她欣慰地说："我要是到了八九十岁，你也这样给我削水果、剥核桃给我吃就好了。"

弟弟多年前因为车祸不幸离世，这是母亲一辈子的伤痛。后来，母亲便把更多的关爱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，并且深重。每次我要到成都，父母亲一旦得知，总是隔一两个小时就要打电话询问我到哪里了？路途吃饭没有？回到家里，母亲已经给我泡好茶水，去市场买回了我最喜欢吃的黔鱼，给我煮火锅鱼。吃饭的时候也不停地招呼我，不要吃太烫了，食道受不了，也不容易消化……

"母亲，我都50岁的人了，感觉您待我还像个小孩子。"

"你就是到了80岁，还是我的儿子，母亲照顾儿子是天经地义的，你还不晓得好歹。"母亲放下筷子，一脸严肃地对我说。

这次去上海学习，母亲还特地为我买了一件草绿色的体恤，一条灰色的裤子和一双黑色的皮鞋。她说："你去大城市，要穿得时尚鲜亮一点才好看。"母亲总爱给我买衣服，以她老人家的审美情趣。我不好拒绝，便从头到脚都换上了母亲为我买的着装，母亲笑吟吟地说，这就对了，显年轻。

抵达成都第二天，持续高温，母亲往返于菜市场和药店间。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，得知我痛风病复发，给我推荐了三种疗效较好的痛风药，母亲又去了药房，回来时大汗淋漓。

或许是药效起了作用，或许是母亲的爱驱散了疼痛，第三天，我的痛风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。我又要回康定上班了，母亲坚持要把我送到车站，看着我稳健地步入车站。

因为上学和工作，30多年来，父母总是这样一次次地相送，我们彼此的牵挂也越来越厚重，越来越温暖……

宽容

■程默

愿望是一枝花，开在心灵的一隅，但有时候你别指望它会实现你的期待。

一棵树就是一种念想，只要它存活一天，那种期待就会在一天天地增粗加长——选择了举家寄居县城打工，六年前我在老家随手丢下的一棵成材周期短的小树苗，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幸运地接通了地气，在阳光雨水的公正恩赐下，逐年粗壮起来，窜向了高空。

按理说，我就是这棵树的主人。然而去年底，那棵树成了河渠边一簇没有合法身份的庄稼，被他人收割了。树，剩余成记忆里的一个名词，像孵过的蛋，只剩下壳，留下的粗壮的树蔸子，坦露着电锯切割下的整齐的年轮。最外沿的树皮边，流出的汁液似痉挛的躯体上的眼泪。这种突如其来，给了我无法遏制的心境——我们可以在貌似无关的物事中扮演和事佬的角色，也可以袖手旁观地看待一些人或事，但当事情的发生关乎自己时，多数人是难以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，我自然也未能例外。我知道，我占不住那棵树附近的一块地面，但那棵我亲手栽下的树理所当然地归属于我，即便需要伐去或者枯死了，也可以替母亲赚一把柴禾的。与一位知情的邻居打听起此事，得知了伐木人，却令我大感意外——平日里不怎么亲近的一位邻居，他何来理由去拥有那棵茂盛的树？

处事上一向很低调的母亲再三嘱咐我冷静，我听从了母亲的建议。"冷处理"一月之后，心情在天色的灰暗中渐次明朗了起来——人，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挂满微笑的表情，而且还有常态，必要时，必须在沙化的人际关系里坦然、大度地接受生活里的许多意外。

春节期间一次合适的机会，与邻居家小我十多岁的晚辈即兴聊起此事。当日傍晚，自知父母理亏的晚辈，担来了那棵树被束成捆的枝桠，而他的父亲扛着树干尚在半道上，我连忙迎了出去。见到我，邻居便丢下树干走了——他被他孩子劝说后恢复的良知击中了。看着他那微驼的背影，我不禁感动且神伤——一棵树于我究竟有多大意义呢？我念念不忘那棵树，甚至在祥和的春节里与他的孩子提及，却没有去想他或许已经为自己一时间的行为感到后悔了，更没有想到他会舍弃面子将树干送回——对于一位上了年岁的人，这，需要一种多大的勇气啊！

我将树干又送给邻居了，并谢他替我办了我想办但未办成的事。邻居不无尴尬地笑了，事情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一笔抹去了，其他邻居也不因为笑料缺乏而刻意地去拨动他人的记忆之弦。邻居们不再提起往事，显示了人们的宽容。倒是我，上次回家时，看着树蔸像掐过的一茬韭菜，旁边又侧生出了嫩芽，在和风里快活地放歌，我心中颇为不安。

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

■介子平

择言而发，惜墨如金，不把自己搞得太累的往还，是种特别舒服的关系，也是交往底线。交浅言深，推杯换盏，过于黏稠，寝则同床，恩若兄弟，过于亲昵，不如预留些通风的空隙，保持一个互相看得见的距离。偶有相遇，有话则长，兴尽则去，不遇，见信如唔。

多情者多艰，寡情者少艰，情之不敛，运无幸耳。不经意说出口，对方却很介意地难过，因受伤害，感情冲动，太重感情是种病，日子终究难过。多而不觉其多者，多即是洁；少而尚病其多者，少亦尽芜。与三观不合者言语，半句嫌多，与喜欢之人说谈，总觉得未发挥好。

厚着脸皮、没羞没臊追求一个人的概率，一生只此一次，雨果说："真爱的第一个征兆，在男孩身上是胆怯，在女孩身上是大胆。"

尘世如潮人如水，只叹江湖几人回，没有结局的故事太多，相逢与分别，经过几数，便会习以为常，无情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。

时光交替，岁月不动声色，哪里存在，哪里绽放。怀念旧时光，怀念的是岁月中的美好，烟波过眼，凭栏而忆，昔年影像虽已难拼凑，每到春来，惆怅还依旧。接受失去，接受残缺，生活靠心情，更靠心态，成熟背后含有的阅历，几人知。

布衣暖，菜根香，"岁行尽矣，风雨凄然。纸窗竹屋，灯火青荧。时于此间，得少佳趣。无由持献，独享为愧。想当一笑也"，此乃苏东坡"纸窗竹屋深自暖"之成熟。认真做事，严肃做人，"我渐渐明白，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；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。这比打骂还难受"，此乃胡适"容忍比自由更重要"之成熟。成熟未必就是沉默寡言，或许是放浪形骸。美丽女人，大多任性，"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，走起路来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，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，虚虚实实，极其神秘"，此乃张爱玲"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"之成熟。

命运取决于选择，一切付出，心甘情愿，放弃非认输，又一次选择而已。

成熟后，深信无疑者肯定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不需要。荀子曰："自知者不怨人，知命者不怨天；怨人者穷，怨天者无志。"抱怨少了，宽容自然来。放弃贸然评价，无效申辩，有心思，多言不若守静，一笑而过，此非将就，体面也。无趣的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忙碌中的单调。

成熟了，便不必为顺从别人而扭曲自己，为讨好别人而满口应承。顺从与被顺从，都不正常；讨好与被讨好，都不舒服。无所求者无顺从，无所欲者不讨好，这也是一种舒服的状态。

征稿启事

《甘孜日报》副刊长期以来深受州内外广大读者喜爱，已成为培养康巴文学新人的主阵地，康巴作家交流的主平台。随着融媒体进一步推进，本报诚邀广大读者持续关注，并惠赐稿件。康巴文学版以文学形式传承康巴文化，介绍康巴作家、作品，散文随笔、短篇小说、诗歌均可。常设栏目：散文极地、文话康藏、精品小说、诗典藏、田野笔记、校园文学等。文化版立足大文化、增强可读性，以突出康巴人文、康巴地理、康巴环境、康巴民俗、康巴历史等。常设栏目：炉城往事、民俗康藏、旧史新说、行走天下 、格萨尔故里、周边藏区、乡村见闻、阅读札记、创作谈、康巴作家作品评论等。

投稿信箱：457782572@qq.com

甘孜日报特副刊部
2017年9月25日